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第九回 汪萬鍾上表苦陳情 卞興祖棄尋官識父

話說汪萬鍾，擒了老狐，成了不世奇功，欲將老狐活解進京，仍恐路上逃脫，只得用鍛鍊之法，使人將泥土製成了一個大鼎爐，將老狐放入其中。又按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八卦，四週架起乾柴，鍛鍊起來。一連燒了七日夜，將他鍛鍊的一團白骨。連夜上本，奏知天子，一面收拾班師。天子見本大悅，正欲（原書缺一葉三百六十字）這強大梁與小聖姑要想佔據江南，西連流寇，以成事業。怎奈一時少了老聖母的神通，不能大展。這小聖姑卻無甚大法術，止有媚人淫欲而已。卻喜得手下有員大將，叫做李全忠，有萬夫不擋之勇。故此只得恃他，在沿海作亂，漸漸入侵江南之處，在海門駐紮。誰知汪萬鍾兵馬已到，只得遣全忠迎敵，在陣前橫刀躍馬，往來馳驟。汪萬鍾見他驍勇，甚是愛他，意歡收服他。全不是妖人，不須用法，只使人略鬥數合，汪萬鍾遂走回陣中，把號旗一指，遂排成一個八卦陣圖。復走出來問道：「你可識得我這陣麼？」李全忠道：「料你這個孔明八卦圖陣，有何難識。」汪萬鍾道：「你雖識得，可敢來打麼？」李全忠怒道：「無不過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，我玩膩得，有何不敢打？」遂躍馬挺槍，從生門殺入。殺到裡邊，只見門戶重重，不知向那裡殺出。李全忠在內，左衝右突，再殺不出，一時慌了手腳，被撓鉤搭下馬來，繩索捆翻，解到中軍帳下。汪萬鍾望見，遂走了下來，親解其縛，扶他上坐，道：「適才誤犯虎威，望乞恕罪。」李全忠道：「小將乃被擒之人，萬死猶遲，何勞君侯優待。」汪萬鍾道：「某觀將軍，武藝非凡，計謀出眾，何苦失身匪人，為萬世笑。將軍若肯背暗投明，不失拜將封侯之位。」說得那李全忠無言可答，惟唯聽命道：「感君侯不殺之恩，雖粉身碎骨，願效犬馬之勞。」汪萬鍾遂附耳低言道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

是晚，李全忠遂換了口口人馬，又帶了數百號艇，上寫著海兵旗號。強大梁認做自家兵船，不做準備。誰知船中俱是鐵礮，到船邊一齊發作，燒將起來，又是順風，汪萬鍾領兵四下殺來。強大梁躲在蘆葦叢中，被小軍將撓鉤搭起，解來請功。小聖姑變原形逃走。遂將強大樑上了囚車，解進京去，候旨斬首。

汪萬鍾又想到：「今賴朝廷洪福，妖寇雖平，但我父母住在蘇州，連年荒欠，不知下落。前屢次著人到故訪問，並無消息。我欲親去，奈因王命在身，不敢擅離。只得班師回京，又作區處。」一路凱歌而回，歡聲載道。行了一月有餘，早到北京，遂將兵馬扎住城外。

汪萬鍾同了李全忠到金鑾面聖。皇上見萬鍾得勝回朝，龍顏大喜道：「卿跋涉山川，風塵勞苦，皆寡人之過也。」萬鍾奏道：「臣蒙陛下洪恩，命臣南討。五年之內，經數十戰，盡掃狼煙，元凶授首。一賴陛下洪福，一賴李全忠之力居多。但江南連歲飢荒，居民失所。願降旨捐租省賦，招集流亡。臣今奏過陛下，解組歸田，將本部元帥兵馬印綬納還。願吾皇可命李全忠掌管。」龍顏不悅道：「朕賴卿功力，匡扶社稷，重整山河。正欲與卿麟閣圖名，富貴共之，卿何出此言也。」汪萬鍾又奏道：「臣本一介寒儒，荷蒙聖恩，叨居上第，出授元戎，留滯京師已經十載。但臣尚有年老父母在堂，連年兵火，未審存亡。若蒙聖恩，得賜骸骨以歸故里，躬耕南畝，歸養雙親，死且不朽。」皇上見他再三苦奏，只得允了奏章，榮歸故里。

萬鍾又想到：「我今奉敕榮歸，未免所過地方，又要騷擾百姓。不如隱姓埋名，換了道家服飾，一人一騎，惟餘兩袖清風。我不用汪萬鍾名姓，也不用吉夢龍名姓，恐人曉得。不免將吉字改作周字，尋親以盡孝，就以孝字為名。」遂更名散人周孝，即日悄悄起身不題。

再說那卞興祖，自中了進士之後，聽說他父親吉夢龍流落江湖，遂辭官尋父。踏盡了萬水千山，已經五載，只得賣字為名，到處尋訪，再無消息。因想起叔父吉夢桂住在蘇州，因連年兵亂，未曾去得。今聞已平復，想他也任滿回家，不免且到那邊去訪問一番，或者父親回來也未可知。那知到了蘇州，只見家家閉戶，人跡俱稀。有人說吉家因避荒，已搬去多年。卞興祖想道：「如今這般光景，字亦沒人買，不如且到虎丘去閒步一回，明日再到別處去尋。」看看走到虎丘，只聞鳥雀之聲，並無人影。但見一個乞丐在那邊討錢。興祖便與他兩個錢，因問道：「你們這裡被兵馬炒壞了。」那乞丐答道：「不瞞相公說，這虎丘西首，一片白地，俱是我易家的，連年被這些海賊將房屋燒燬，婦女姦淫，如今連人影也沒有一個。惟存得花子易佑，無室無家，只得在此討兩個錢度日。」卞興祖歎道：「果然蒼海桑田，亦至於此。」他感傷不已，遂提起筆就在那壁上吟詩。

卻說那汪萬鍾，因掛冠省親，不意走到家中，連房屋也不見。他因悲傷不過，也走到虎丘閒步，只見一個少年人在那吟詩。萬鍾也不去驚動他，遂站在後邊，看他寫些甚麼。只見他寫道：

虎溪山峰翠如削，塔影嶙嶙入潛壑。
輕舟搖櫓過其門，雲氣忽從篷際落。
蒼松屈曲幾百株，風雨怒號鬼神攫。
鐘聲低度梵音來，七里山塘破寥廓。
悲哉花鳥亦含淒，劍石生堂游意薄。

後邊寫了「關中卞興祖題」。萬鍾想道：「這個名字我象在那裡看見過。」一時再想不起。卞興祖寫完，回頭只見一個老者在後邊，自言自語。遂將手拱一拱，道：「老丈，得罪了！」萬鍾道：「那裡話，吟詩作賦，原是後生家的事，我們小時節，逐日在這邊飲酒賦詩哩。」卞興祖笑道：「原來老丈也會作詩，何不趁筆就做一首我看看。」萬鍾想道：「少年人最輕薄。他笑我老邁，不會作詩，故如此說。我不免也做一首試試看。」遂接過筆來，就在他後邊寫道：

漠漠江湖無盡愁，獨於汀渚放輕舟。
烽煙不改青山色，簫鼓猶然自虎丘。
一曲吳王歌舞地，半塘明月斷腸樓。
傷時只合尋幽興，眼底蒼茫亂未收。

後寫著「散人周孝題」。卞興祖看了，贊道：「果然好詩。請問老丈，到此何干？」周孝道：「我來尋父親的。」卞興祖道：「又來取笑，你這般高年，難道還有父親不成。」周孝也問道：「尊兄到此何干？」卞興祖道：「小弟也來尋父親的。」周孝道：「你方才詩後寫了關中，如何反到蘇州來尋父親？」卞興祖假意說道：「我原係蘇州，寄籍陝西的。」周孝笑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我們都是鄉里了。」卞興祖問道：「老丈既是蘇州，尊居還在城裡城外？」周孝不覺掉下淚來。卞興祖驚問道：「老丈何故悲傷？」周孝答道：「若有了家，到有處尋我父親，因為沒有了家，不知父親到那裡去了。」卞興祖勸道：「老丈既沒有家，又是孤身。老丈要尋父親，小弟也要尋父親，不如同去尋尋，也覺有趣。」周孝道：「也罷，我們二人不免同尋上去。」

在路曉行夜宿，過了幾日，又到揚州。原來卞興祖的繼父在日，曾買一所房子在揚州，往來在此住歇，也有家人小廝看守在內。卞興祖道：「小弟的寓，就在這裡。小弟因尋父，幾年未回。今日老丈可好同到我寓宿了一晚，明日同行如何？」周孝道：「你尋你的父親，我尋我的父親，你是有家的，我是無家的，我到你家去做甚麼。」卞興祖生死不肯放他，扯他同到家中。

卞興祖遂進去，問家人道：「是甚麼人住在裡邊？」家人回道：「是吉老爺家眷住在裡邊。」興祖又問道：「是那個吉老爺？」家人回道：「就是蘇州府同年，吉夢桂老爺。因前年兵亂，曉得老爺有房子在此，故借住在這邊的。」卞興祖喜道：「原來就是我叔父住在這邊。」他遂急急走將進去。只見兩個白頭老人坐在上面。興祖想道：「這畢竟就是我公公婆婆了。」不免上前拜見。只見那兩個老人，慌忙立起身道：「不要拜，不要拜，你是甚麼人走到這裡邊來？」興祖應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是蘭生。自幼父母將我過繼陳家，後又過繼卞家帶往陝西。今中進士，因見榜上夢桂之名，孫兒只認是父親，誰知是叔父，問明白了，方知父親

尚在飄泊。今請旨尋親，尚未尋見，不意今日拜見祖父母，孫兒卻是喜歡。」吉存仁老夫婦方知就是蘭生，不勝歡喜，遂同他入內。

且說那周孝在外邊，全不見個人來招接，他忽然聽得裡邊亂喊亂哭，他想到：「人家婦人家見識最淺，看見丈夫帶得個人回來，惟恐要吃他的東西，故此在家相嚷。我原不曾肯來，被他扯來的。如今不免去了罷，倒省得他家裡淘氣。」